

看点



赵积素老人翻看着孩子们从各地寄来的信件。

贫困生的人生因她而生动

今年59岁的赵积素，从恢复高考第一年至今，节衣缩食资助了68名贫困学生上学，其中64名学生考上大学，另有4名高中生将在2007年参加高考。孩子们亲切地称她赵妈妈。如今已是重庆一所市属重点中学骨干教师的陈彰兰不会忘记29年前的那个深夜，赵妈妈来到她家里，拉着她母亲的手说：“我就是穷得舔灰，也要把你的孩子送去读书！”第二天，赵妈妈把她送回学校，为她买好饭票、新衣服和学习用品，还留下零花钱……直到口袋里的钱掏空才离开。她读高中、大学的学费，在学校的购粮指标，甚至信封和邮票……能想到的，赵妈妈都给她准备好送到手里。这一送就是8年，这个山村因贫辍学女孩的人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。“赵妈妈一句承诺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陈彰兰说。

也就是从这一年起，赵积素开始了她漫长的助学之旅，节骨眼上帮娃娃们一把，他们就能成才。

有老教师统计，光铜梁中学受赵妈妈资助的学生就有三四十人，今年读高三的学生中，还有4个是她赵积素的“娃”。

县妇联主任苏敏算了另外一笔账：赵妈妈有37年工龄，到今年11月底，工资总收入（含退休工资）不到14万元。除自己的生活外，她还要赡养95岁高龄的老母亲！

“这岂是‘省吃俭用’几个字能够概括的。”苏敏说。1992年夏天，正当高三学生胡斌冲刺大学的关键时刻，父亲突然重病住院，胡斌连高考报名费都不知如何筹措。赵积素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凑、借、要。奔波半个多月，2000元钱终于凑齐。在资助他学费不久，赵妈妈就因家中变故急需用钱，背负债务7000多元。

“只为减轻我心头的苦”

“老赵资助贫困学生上瘾啊！”与赵积素共事15年的周生蓉老人说，“1981年她每月工资45元，一个月就拿出二三十元资助四五个娃儿。名声传出去后，夏天、冬天，雨天、晴天，总有家长或村干部带着贫困学生在办公楼前等她，他们握着老赵的手，就像抓住了希望。老赵不等孩子、家长开口，就把学费、作业本、钢笔甚至住宿学生用的毛巾、脸盆送到他们手里。有的孩子付不起住宿费，老赵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，两间卧室全让给孩子，自己夏季睡地板，冬季睡沙发。”

周生蓉记忆中的老赵是，一天做一次饭吃三顿，一年到头只穿一双鞋，衣服换来换去就那么两三件，为省几个钱贴补学生，甚至用盐水下饭。

问起赵妈妈为啥几十年如一日那么苦自己，仍始终不渝地资助贫困孩子上学。得到的回答竟是一句平淡的话：“只为减轻我心头的苦。”

1962年，因为父母、兄长倾家荡产拿不出12元学费，赵积素收拾起中学课本，离开学校回家务农。尽管因工作努力很快被招录进乡政府，后又进入县妇联当了干部，但当会计算不了账、写材料频频出错，指导农技连专业名词都不懂……文化水平低的苦涩与她如影随形，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

赵积素还有另一重苦涩：自己不能生孩子。就是因为这个，丈夫多年前离她而去。

她的家乡铜梁县安居镇七佛村，地处丘陵地带，农民大多贫穷。“我自己没娃，许多乡亲的娃又因为穷上不起学，这不是又要走我的老路吗？想起这些我就睡不着觉呀。”她说。

“到处都有我的娃”

不能生育、感情危机、重病缠

身……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打击，赵积素29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贫困学生的资助，从1个到68个，对哪个学生她都尽了心。2004年，赵积素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全身肿得发亮。而她还继续照顾着住在自己家中的3名贫困学生。每天，她拖着浮肿的双腿，清晨煮粥、上午洗衣、中午治疗、下午买菜、晚上做饭，要从七楼上下4趟。同事们在整理她病历时发现，早在1991年，赵积素就患上了肾炎，却从没有治疗过。

而这些，在赵妈妈眼中，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“到处都有我的娃，我的生活非常幸福。”她说。

仿佛为了证实她的幸福，赵妈妈拿出珍藏的300多封来信——清华大学、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四川大学、重庆大学、武汉纺织工学院、武汉船舶工学院、重庆师范专科学院……信封上的邮戳从1987年到2006年。

赵积素资助的贫困学生曾经或正在就读的高校有50多所。翻着来自不同学校的信封，赵妈妈点着右下角的落款：“他是军队干部、她是公务员、他是律师、他是工程师、她是教师、他和你一样是记者……”她翻看着一个个信封，都能讲出每个孩子的一段趣事。

信中满溢着的火热和温馨，让人觉得分明是刀割不断的亲情：

“赵妈妈，以后你不要太节俭，吃不好亏了身体，我又在学校，谁照顾你？”

“妈，学校又有同学向我表示好感，我忍不住想了很多，又怕耽误学习……”

“赵老师，从她认识我第一天起，就跟我谈起你。现在寄去她的照片，因为她说，你的意见，对她非常重要。”

……

母爱如烛，在点亮儿女的同时，也点亮了赵妈妈的心。

让蜡烛燃烧成火炬

在今天的铜梁县，赵妈妈点燃的微弱烛光已经燃烧成熊熊火炬。

一些得到赵积素资助，已走上工作岗位的贫困学生开始主动帮助周围的贫困学生。西河中学教师周迎春在月工资323元时，就每月拿出100元资助父母双亡的孤儿李超胜完成初中、高中学业；陈彰兰老师不计报酬，从教十几年坚持为贫困学生补习功课。已经参加工作的贫困学生回乡探亲，临走也不忘认一两个贫困学生当亲戚，负担起他们的学费。

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恢复高考29年来，七佛村已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。

铜梁中学校长吴万瑜介绍说，在赵妈妈精神的感召下，铜梁中学教职工捐款设立了资助贫困女学生“飞凤教育基金”。仅今年该校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、提供资助的金额已达100万元。

铜梁县开展了干部资助贫困学生的活动。据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敏介绍，到今年10月底，全县1082名正科级以上干部中，有974名参加了帮扶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，受助贫困学生1055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县委牵头、教委负责、多部门联动资助贫困学生体系已经形成。县委负责调查、摸底、制作受助学生详细档案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负责实施工作的检查、协调和监督。县里各相关部门定期召开救助贫困学生联席会议，通报资助工作的落实情况……

“政府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也由过去的一次性资助，转为长期帮扶。”铜梁县教委副主任周祖有说，政府对贫困学生的资助金额也由过去的一次性资助300元到现在的500元。在这一资助体系的支撑下，铜梁县17000多名贫困学生将陆续在政府的帮助下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。

赵妈妈欣慰地笑了，在她那不足8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。



图为赵积素在家中看书学习。

新华社记者 黄兆全 摄



鸽子不爱飞

鸽子名叫范丽萍，1973年生，家住河北保定，祖籍

四川，长得娇小玲珑。她目前是一家时尚类杂志社的美术编辑，网名叫鸽子不爱飞，所以大家简称她鸽子。

我和鸽子进来的时候，大包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，一张餐桌上早就杯盘狼藉，尽管我们相当准时。这些家伙都是鸽子的同行，不是记者就是编辑，自由散漫惯了，在时间上极不靠谱。

还没坐稳就有

人用色迷迷的口吻问：“鸽子，这个妹妹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”顺着声音望去，一个面色黝黑愁眉苦脸的男子正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什么。

鸽子马上介绍：“这是我妹妹，大美女吧？目前她暂时独身。”

“啊，这么年轻就落入虎口了？”愁眉苦脸的男子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青春一去不复返哪。”

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好几个人，大家进来就掏钱买东西。

这才明白过来，愁眉苦脸的男子是在饭局作小型签售。

鸽子不甘落后，赶紧从钱包里掏了30元钱出来，递给愁眉苦脸的男子。她说：“老姑，今天我买两本，一本给我自己，一本给我家美女。”

我马上拦住鸽子说：“我自己来吧。”

“别呀，这本书我送你。”

鸽子把我的钱硬塞回我包里，还特意大声说：“就算

对老‘姑’多作点贡献吧。”

老“姑”一边签名一边问：“你妹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欧阳恬，欧阳就是欧阳锋那个欧阳，恬是恬静的恬，可不是甜蜜的甜。”鸽子在大众多场合总有表现欲。

老“姑”总是像在思考人生大事。他并不太丑，可惜脸上弹坑遍布。我问鸽子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鸽子正跟旁边人说话，侧过头来：“你问谁呀？”

“签名那个。”

“你问他呀？”鸽子瞥我一眼，故意大声说：“老‘姑’，我妹问你是谁。”

鸽子这么一嚷嚷，等于把全屋的目光都吸引到我身上来了，这简直让我狼狈不堪。

就在我手足无措的当口，愁眉苦脸的男子突然站了起来，像旧时帮会的长老

一样，简单一个手势，大家立刻都停止了说话。

“我先说两句吧，今天饭局又来了新朋友，为了便大家认识，就由我来介绍一下。”他挨着个儿把每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、特长说了一遍，当然说的都是网名。

忘了提一件事。鸽子曾经邀我参加他们这帮人在网上的一个秘密版，我用她的ID看过两次，无非是一帮男女闲着没事，发一些帖子发泄一下各自风花雪月、天马行空的所谓情怀。他就是原京城第一秘密大版《大房食谱》的斑竹，后浪博客点击率排行第六的著名专栏作家一意孤行，人称老孤的便是。

原来是这个“孤”啊！

鸽子说：“你以为是什么？”

“蘑菇？”

众人大笑。

趁着众人天南海北调侃的工夫，我也借机喝了一些小酒，大吃刚端上桌不久的香辣虾，反正这种饭局结账的时候都是AA制。饭桌上流动性很强，不时有人挤进来移过去，没过多久，我又收了好几张名片。

我特意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可是它从始至终没响过一声。就在这时，老孤突然走到屋子当中大声唱起了《亚细亚的孤儿》，把饭局的气氛推向高潮。他一开腔吓人一跳，那不是在唱，是一种绝望地吼叫。鸽子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她小脸绯红，酒味很浓，却媚笑着对我说：“老孤又喝高了，他一喝高就唱罗大佑的歌。”

下期预告：幸福家庭